

方言文學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
香港分會方言文學研究會編輯
新民出版社發行

學 文 言 方

輯 一 第

行發社版出主民新

方 言 文 學

第一輯

編輯者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
香港分會方言文學研究會

發行者

新民主出版社

香港干諾道中二三號

承印者

有利印務有限公司

香港干諾道中二三號

定價

港幣二元八角

一九四九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H.0001-2000

目 錄

方言文學運動的新階段·····	靜 聞(一)
方言文藝運動幾個論點的回顧·····	黃 繩(三)
談廣東的韻文創作·····	黃寧嬰(三)
龍舟和南音·····	符公望(四)
閩南歌謠的藝術性·····	林 林(六)
畧談客家的民間文學·····	金 帆(七)
談談寫口語·····	葉聖陶(六)
講古的藝術·····	梁 楓(六)

我怎樣寫『鴛鴦子』的

樓棲(三)

祥林嫂(龍舟)

李門(九)

老虎嶼(客家話詩)

樓棲(二六)

勝保初到香港(龍舟)

符公望(一九)

潮州有個許亞標(潮州話詩)

黃雨(三)

粵謳二首

蘆荻(四)

寡婦夜話(廣州話小說)

谷柳(四)

算死草(廣州話小說)

華嘉(五)

離婚(廣州話說書)

梁楓(二六)

李朗鷄呢單野(廣州話雜文)

陳殘雲(七)

方言文學運動的新階段

靜聞

引子

這回華南的方言文學運動，從兩年前開始，到現在已經過相當日子了。最初雖然是少數人的，嘗試性的，可是，因為切合了客觀現實的急迫需要，不久就成了文藝界熱烈的活動，迅速地發展開來了。在這段時間裏，創作上已經開闢了坦途，理論上也已經構成了骨幹，而且在上海以及南洋各地都受到它的影響。（那些地方的文藝工作者，也在試用方言寫作和討論着這種寫作的問題。）近半年來，這個運動，在香港一隅，好像顯得有些沉靜，現在又漸漸恢復它的朝氣了。而在內地許多已經得到自由的區域中，它却一直滋長着。

今天，國內社會，政治的情勢，跟前年或去年比較起來，顯然有很大的變動。一個空前的歷史局面就要在我們眼前出現了。那些長久地被壓抑在社會底層的人民大眾，他們的基本權利急待爭取，他們的精神和文化急待解放、滋養。這又是又一種的戰鬥！它意義的重大決不下於疆場上的作戰，而困難的程度也正一樣。在這個新的戰鬥中，文學、藝術的職責，不但不稍微減輕，倒是更加沉重起來。它要為新中國政治、社會的鞏固，要為廣大的勞動人民的徹底解放和進步貢獻出最大力量。大家知道，中國的底層人民向來差不多是被擠出『文化』圈外的。他們的智力未能充分開拓，情操和才能未能充分發揚，文學、藝術大都還停留在萌芽狀態。他們一時還不容易就完全『現代化』起來。他們文

化的前途是沒有限量的。這沒有什麼可以懷疑。可是，今天以至於最近的將來，必須給以培植的時間。這是一道必經的橋樑。我們並且堅確相信，將來那些真正偉大的文學、藝術，必然要從今天爲廣大勞動人民而存在的作品中發展出來。它絕少可能從別的便捷的途徑去生長。（我知道現在還有好些文藝界的朋友，是固執着這種途徑的。）

爲着眼前有效地教育廣大人民，爲着將來產生真正偉大的作品，甚至於爲着國民語言的富實和一般文化的進步，今天，方言文學實在負有萬噸重的任務。在華南已經具有相當規模的方言文學運動，必須更加整飭陣容，補充實力，急速向前進軍。它是今天人民整個解放和進步事業的一個有機部分。它的構造是否健全，它的力量是否充實，它的機能是否活潑，關係於整個事業決不輕微。我們沒有權利可以忽視這點。因此，我們不怕僭越，在這運動正持極力推進的時候，來獻出這個草案。希望對它能够有些實際的助益。至於不妥當不詳盡的地方，懇請同道們指正和補充。

機構的擴展

要推進一種文化運動，機構是不能够缺少的。我們回頭去看一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經驗就可以明白。如果當時沒有新潮社、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團體的活動，新文學的成就也許要大大減色罷。（自然，嚴格地說起來，這些團體還不是很充分地發揮了應有的機能的。）今天方言文學運動比起過去的新文學運動來，責任更重大。決不能够只讓它自洩地散漫地去進行。它需要計劃，需要組織。它需要集體的智慧和力量。在實際上，這種組織已經存在了。當運動發生不久，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香港分會，就在研究部下面設立了一個廣東方言文藝研究組。爲着擴大組織，加強作用，從去年夏天起，又

改成了方言文藝研究會，內分研究、創作、資料和出版等組。潮州和海陸豐的在港人士曾經成立了本地方言文學研究組，達德學院的學生也先後成立了各種方言文學研究會。此外，還有各文化團體所舉行的暫時性的討論會、座談會等。這些，對於華南的方言文學動運，多少盡了一些加強和推進的作。可是收效還不够大。（這自然有種種主客觀原因。）爲着適應現實情勢的要求，今後在這方面必須有更進一步的努力。

首先，這類研究會或座談會，在數量上還可以擴展——特別是在內地。各個組織的形式和工作中，可依照構成分子的性質、學養等去決定，不必彼此完全一樣。比如各地方留港人士所組織的研究團體，不必和文協分會的總括性的組織的形式完全一樣。又如某些作家所組織的，可以偏重在創作方面，而某些研究者所組織的就不妨側重在理論上。如果參加分子是些對於方言和民間文藝有特別興味的人，那麼他們的組織，自然要拿方言和民間文藝做工作的主要對象了。各個組織自然要有自己的計劃，自己的工作。可是，彼此能够有一種橫的聯系，也許會有很大的好處。這樣，可以交換經驗，可以流通資料可以分工合作，可以共同解決那些單獨無法解決的問題。組織是運動的骨幹。骨幹如果太單弱了，整個運動就不容易有完滿的發展。

創作實踐的推進

方言文學運動的主要目的是在新作品的產生和傳播。創作正是我們最中心的問題。

過去兩年多中，方言文學創作的實踐活動，嚴格地說，自然還不能够叫我們完全滿意。可是，必須承認，它已經給華南今後的人民文學活動安放下一塊基石。它試驗了許多新形式，（雖然從民間的

觀點看，也許正是舊形式），改革了陳腐、裝飾和疲弱的文學語言。更重要的，是作品的題旨和思想大都適合着中國當前的政治要求，而作者範圍已經推廣到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以外。它是最切實的爲人民服務的文學。如果我們隨便看輕了它的成就，那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歷史要求着不斷前進。我們的方言文學創作必須在已經到達的路站上大步向前。在內容上，要更廣泛地反映現實，從農村到城市，從戰鬥到生產，同時也要更深入地反映現實，不要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上。題旨要正確深刻而又新鮮。不但需要熱情，而且需要深厚，沉摯的熱情。在表現上，要學習民間文藝家和古典作家簡括有力的手法。要學習那些明確、具體、真純而活潑的語言。要簡鍊而又豐富，要嚴肅而不缺少風趣。從民間新挖出來的寶貴體式，（像說書、龍舟等）不但不能夠放棄，而且要精熟它，改造它，使它成爲更銳利的武器。如果以前創作比較偏向於韻文的、短篇的，那麼，今後應同時注意到散文故事及戲劇等的寫作，篇幅也不妨展開去——自然不是勉強拉長。在純文藝的作品以外，也可以多多試驗那種半文藝性的敘述文，批評文。這方面也有人寫過一點，就我個人看來，那成績却很不錯。我希望有更多的作者到這方面來開荒。

要使一般創作堅實地進步，除了作家本身外，有兩種人的存在是很必要的。第一種是廣大的讀者或聽者。這些讀者或聽者，是新文學的合作者，不是完全被動的看客。他們能够給作家以鼓舞，給作家以寶貴的意見。作家必須誠懇而且不斷地注意他們的反應、評論。這樣，創作的方向和技術才能够真正地改正，真正地提高。A·法朗士等以爲「讀者也是創作家。」我們不妨在另一個角度上贊成這種意見。執筆的創作家，你們好好地尊重那些用眼睛或耳朵的「創作家」罷。這對於你們的成功必然是很有益的。第二種是優秀的批評家。我們知道在文藝史上有許多批評家歷歷傑作和偉大作家嘲笑批

評家的軼話。儘管這樣，一般地說來，創作需要批評，好的批評家是作家的譯友，導師或解釋者，這是沒有人會否認的。一種新起的文學，特別需要那種具有卓識、敏感而又富於同情的批評家。他們能够替它防禦傳統見解的攻擊，揭示出真實意義和價值所在。他們能够指出某些必須發揚的潛藏優點，某些必須根絕的不健全傾向。他們的作用是指出，是號角，同時又是鏡子或刷子。他們的存在，正是新文學發達的必要條件。我們的作家必須虛心地看重他們的意見。

我們已經說過，創作是方言文學運動的主要目的。雖然到今天還有人懷疑用方言創作的可能或必要，但是，這種意見的錯誤已經有活生生的事實給以駁斥了。成功是必然的。問題只在於作者怎樣堅強自己，猛力前進罷了。

理論的開拓和挖深

理論是事實的概括，同時又是它的指針。一種有價值有意義的文化運動，決不能够沒有理論的根據，理論的輔佐。

這回方言文學運動，在這個運動的進程中，理論的工作表現得相當活躍，跟創作的活動，相映相成。到現在為止，已經發表的長長短短的文章不在三十篇以下。中間還曾經邵、馮等先生做過暫時性的討論總結。在海外的報章、雜誌上，也有好些同類的文字發表。這個運動始終是有理論的活動參與着的。

整個運動需要加強，理論方面自然不能够倒反停滯起來。它要開拓，要加深，甚至要組織化。在過去的探究、討論中，有些重要的問題是觸到了，可是還沒有很透澈的發揮，好像『方言土語與社會

階級」、「方言文學和國語文學的關係」等；有的相當重要的問題，從來就沒有很正式提出過，好像『固有方言文藝的特色』、『怎樣使「非民間的」新形式去適合大眾』等。此外，還有許多創作時候所遇到的，一般作品上所表現的，以及方言和民間文藝上的種種問題。這些必須分別加以探究或討論。今後理論的工作，爲着增進效果，必須相當地計劃化。譬如怎樣決定那些最基本或最迫切的問題，怎樣進行集體地討論或分工地研究，又在什麼時候報告或發表那些研究的結果等，這些都應該事先有個大畧的打算。有些問題，是需要專家們的幫忙的，（好像方言上的某些問題）。碰到這些，就得誠懇地請教他們，或懇求他們代作局部的研究。在理論研究上，我們的能力到底很有限，需要『先生』的地方是很多的。不但專門學者，我們要求教他，就是那些一向被人看輕的說書人或賣唱者，也是能够幫助我們解決問題或給我們提供寶貴智識的。總之，理論工作，要會配合，要有計劃，更要會集思廣益，利用別人的長處。在工作態度上，要把握穩方法論，要重視客觀的事實。要不怕麻煩，要戒除驕矜和誇張。這樣，大家切實努力下去，一兩年之後，成就上或者可以構成一個理論的系統，讓人沒有多大困難地去寫出「方言文學概論」一類的書來。這是我們熱切希望的。

方言和民間文藝的搜集、整理

過去的文學活動，跟方言、民間文藝雖然不是毫無關係，但是，怎樣也沒有像今天方言文學跟它們關係的密切。方言文學不但是用方言寫作的文學，而且是切合今天一般勞動大眾的生活要求、理解能力和藝術習慣的文學。它必須是和他們固有文藝相去不遠的東西，（至少在形式上是這樣）。因此，當前的方言文學，不但媒介（語言）上是大眾的，它的形式和風格，主要也是『民間的』或『近

民間的」。這不是什麼理論上的問題，事實已經有力地給與證明和擁護了。爲使創作能够真正大衆化，熟悉方言和民間文藝，固然很重要；就是要求理論研究的豐滿和深刻，也能够忽略方言和撇開民間文藝呢？所以，在今天的方言文學運動中，廣泛地搜集方言和民間文藝，精當地整理方言和民間文藝，沒有疑問，是一種急切的工作。本來，這種工作，在我國遠古以來就不斷有人在做。好像『方言』、『蜀語』、『越語』等，和國風、樂府歌謠、『山歌』、『粵風』等，差不多是大家都知道的成績。可是，情形算不得怎樣熱鬧。直到本世紀廿年代，新文學運動發生之後，才真地興盛起來。最初自然是北京大學的提倡。後來各地相繼成立民俗學會，做的多半是這方面的工作。書店也有熱心出版這種材料的，（好像北新書局）。到抗戰時候爲止，大大小小出版了的東西，恐怕有三百種左右。在戰爭期中，一般自然萎縮了。可是關於西南少數民族的材料却也發掘出了不少。儘管過去有這種搜集，出版的成績，到底不能够怎樣滿足我們今天的需要。特別因爲經過十多年的大戰亂，許多書籍和刊物都消毀了，在香港目下要找一些那不大滿意的書刊也十分困難。（它們簡直成了珍本。）爲着輔助方言文學的順利發展，我們實在有繼續前人足跡邁進的必要。

搜集工作（主要是紀錄），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要是實際去動手，你就覺得並不怎樣輕鬆了。首先必須具備些基本智識，好像社會學、民俗學、語言學、文化史和民間文藝學等。這些對於工作者的理解力和注意力都會有幫助的。其次，須有些技術的修養。譬如我們要準確地記錄土語方音，就不能够不懂得國際或羅馬（拉丁）拼法。（後者即有些地方教會中人所用的『白話字』。）又如果對於記錄歌謠的工作要做得完善些，那麼，記譜的技能就是不可少的。進行搜集的時候，一般要注意有利的時機和人物。在鬥歌的場合去採集歌謠或向老年人去搜羅諺語、故事等，無疑比較有豐收的希望。

記錄的文字，要盡量忠實，即使記的是散文的故事，也要按照原述者的口氣直記下來。決不可任意改竄或裝飾。同一作品的不同的說法，（這是民間文藝的常態）也應一併記錄下來。不管是方言或民間文藝，都要附記出講述者（或歌唱者）的身份、年齡，以及那些和所記材料有直接關係的事物，（好像風俗、制度和自然環境等）。語言和文藝離開了具體的背景，往往就不容易把握它的意義。搜集者，在精神上，始終必須細心，必須忍耐。粗鹵煩燥，怎麼做得成好工作呢？

整理工作，比起搜集來更需要智識和勞力。在這項工作上，排比、分類是一件相當費神的。它一方面要合邏輯，一方面要適切實際的材料。有時候，你找到一種分類法，在道理上看很明通，可是實際應用起來却顯得迂濶了。所以最好就手中材料去想方法要使它既切實際，而又不背邏輯。還有一點也須顧到，就是讀者檢閱的利便。其次，語詞的注釋，或某些部分的說明等，也不是輕便的工作。有涉及文獻的地方，必須細加查考，然後下筆。不論注釋或說明，文字都應該正確、明白和簡要。浮泛、曖昧、囉唆、都是應該避免的。對於所搜集、整理材料，能够做一個概括的敘論，說述自己工作的經過和材料的性質、價值等。就更好了。因為這可以使讀者得到許多助益。

方言、民間文藝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它本身固然可以有相對獨立的意義，但歸趨必須爲着方言文學的創作和研究。它跟語言學者、民俗學者等的方言調查，民間文藝整理，畢竟有些不同。因此，在處理方法上儘管有可以借鏡的地方，却不能完全捨己從人。這一點我們不能够不特別注意。

宣傳和出版

方言文學創作的提倡和理論的研究，已經形成一種運動，並且在不斷推進。它的影響也已經早越

出了華南範圍，它彷彿不需要什麼解說、宣傳了。實際並不是這樣。關於方言文學運動意義的認識，還不够普遍與深刻。但這種運動的本質却是有相當的普遍性的——特別在我國東南濱海等省份是這樣。要擴大影響，加深認識，乃至於使這個運動普遍化、長期化起來，宣傳是決不可缺少的手段。在這方面，過去並沒有很注意地，計劃地做過。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今後怎可以不振作一番呢？首先我們得用各種文字的體式（記述、論說等）把方言文學理論的根據，討論經過、創作的成就、會社的活動等介紹到本港、國內、海外的報章、雜誌上去。不是一次就算，要經常地報導或談論。其次，要把過去討論、研究的文章，和一年多以來各種體裁的創作，廣搜精選，加以詳盡的導論，印了出來。文協香港分會的『組刊』，最好能够經常地出版，由分會自印或附在某些報紙上都可以。出一個篇幅比較豐富，內容更加堅實的專刊，來做這個運動的望樓和旗幟，也是很必要的。

出版的工作不限於這些。如果條件許可，我們要在短期內出一套『創作叢刊』，有些長篇稿子已經早寫成了。方言和民間文藝的集子，也可選印一些。理論方面，除了大家寫作的以外，如果辦得到，也應該印點足供參考的譯品。好像但丁的『俗語論』、柳田國男氏的『口承文藝大意』一類的論著，多少是可以拿來做『他山之石』的。

宣傳和出版辦得好，方言文學運動才能够更充分發展它的威力。

煞尾

方言文學運動的部門、項目和注意要點，當然不限於前面所說。可是，比較重要的大概已經提到了。在這結末裡，我想再總括地指出幾點，有的是新添的，有的因為它的意義不限於局部，所以重說

二下。

第一，各部分工作的性質儘管不同，可是目的却是單一的。它主要是爲服務今天在解放中、搶頭中的人民大眾。因此，一切的意圖和實踐，都必須緊緊朝向這個中心，像萬流奔赴大海一樣。背離了這個中心，不管怎樣「高貴的」成就，也是一種「不急之務」。譬如現在港粵的某些報章上，不是滿紙載着方言的小說、詩歌麼？這跟我們的運動有多大關係？又好像那些書齋或學院裏的方言論考或神話研究之類，它跟我們的運動又有多少直接的關係？不是「最需要」，往往就是「不需要」。和警戒急性病、近視病。同時，一個健全的工作者也要警戒那種汗漫病、踉蹌病。

其次，我們已經不只一次地提到工作的計劃化。事前的計劃，結果雖然未必能夠和後來的實踐完全一致，可是，沒有它，我們的行動就不免散慢、凌亂，因而減少效果。一個廣泛而且還要持久的文化運動，各個部分和整體，都很需要計劃化。譬如說搜集方言罷，如果我們對於對象的範圍、部類和工作的步驟、方式等，事前沒有一點考量、打算，結果是不容易有很完滿的收成的。這種比較簡單的工作是這樣，別的更可以曉得了。在這個運動中，不管是創作是研究，是組織是搜集，是宣傳是出版，都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工作有計劃，至少已經先成功一半了。

再次，我們談到檢討。計劃所以指導和範圍實踐。但是，要使計劃和實踐充分收效，檢討的工作決不能夠看輕。因爲計劃未必盡當，實踐往往要碰到困難或走入旁途。憑藉檢討，可以改正預計，幫助實踐的順利。檢討不只是消極的檢驗器，同時也正是積極的推動機。不斷的檢察和推動，整個或部分的工作就能够走上真正成功的峯巔。

最後，我們要鄭重地說：今天華南興起的方言文學運動，是中國目前爲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的大衆

化的新文學在華南特殊文化形態（主要的是語文形態）下的具體實現。在這種運動中產生的優良作品和理論上的收穫等，是最有效地盡忠當地人民大眾的文學成就。這種作品，又是真正的人民文學的開端。我們必須牢牢記住這點！只有這樣，這個文學運動的意義才能够充分顯揚，它的功能也才能充分發揮。

方言文藝運動幾個論點的回顧

黃繩

方言文藝運動是居留香港的南方文藝工作者在自我改造和執行戰鬥的迫切要求之中發動起來的。雖然由於主觀努力的不够和客觀條件的限制。這個運動還沒有能够持續地掀起創作實踐的熱潮而不斷收穫豐美的果實；但是在過去一段時間內，至少在理論上已經攪通了幾個主要的論點，在文藝工作者中間再沒有人懷疑方言文藝的意義及其發展前途，在創作上也已經有了堅實的開端，許多作者堅決地要從小資產階級的王國裡走出來，在運用人民口語和民間文藝形式上表示了甘願向人民俯首。今天，珠江流域將湧出一個太陽，時代命令着南方的文藝工作者作進一步的戰鬥，方言文藝運動必須大力發展，必須集結起龐大的筆的隊伍，配合着人民的排山倒海的英勇進軍的步伐，爲中國歷史上未有之局建立多少功勞。今天，在方言文藝運動中，創作實踐顯然較重於理論建設，實際的材料蒐集和研究的工作顯然較重於一般原則性的論列，筆者特把過去的理論作業回顧一下，在下面揭出幾個主要論點，讓大看看我們所開闢了的通到前方的一段道路。

爲了普及和爲了提高

靜聞先生在『方言文學的創作』（大衆文藝叢刊『論文藝統一戰線』）一文中，指出這次方言文藝問題討論的性質，他說：

這一次在香港發生的方言文學討論，一開頭就帶着不同的性質。如果過去談到方言文學，大